

雳 霹

杨佩瑾



霹 雳

杨 佩 瑾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生动地描写了一九二七年湘赣边云岭山区的秋收暴动。

大革命失败，云岭的工农运动遭到血腥摧残。但是，工农义勇队总指挥朱子炎和山区纸业工人、贫苦农民，从血泊中站起来，重新聚集力量，在深山工棚、竹林溪畔、岭背小店，以至香烟缭绕的真君古庙，机智勇敢地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地主糟帮势力以及叛徒展开斗争，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在毛委员号令下配合中国工农革命军，高举火把，汇入秋收暴动的巨流。

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风光，通过艰险曲折的生死斗争，艺术地描绘了朱子炎、茶英等前辈革命英雄乐观坚强的性格，和他俩在斗争中结下的崇高纯洁的爱情。

封面设计：溪 水
插 图：陈祖煌

霹 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40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 $\frac{3}{8}$ 插页 2

1979年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 10019·2596 定价 1.10 元

目 录

引	子	竹海涛声	1
第 一 章		愤走云岭道	20
第 二 章		板桥镇烽火	34
第 三 章		“我们不交”	55
第 四 章		茶妹子报警	74
第 五 章		单刀镇群丑	92
第 六 章		血染青龙桥	107
第 七 章		苦竹连根	125
第 八 章		棋盘蛇	151
第 九 章		桃花尖磨刀	172
第 十 章		激流飞沫	187
第 十 一 章		古亭渡	207
第 十 二 章		还有明天	228
第 十 三 章		紫茶坪	248
第 十 四 章		黑牢闪电	271
第 十 五 章		荣记铁匠铺	295
第 十 六 章		“我要老黄连”	308
第 十 七 章		晨光书院	318
第 十 八 章		赤子之心	344

第十九章	秋收时节	364
第二十章	竹筒老汉	383
第二十一章	蛇与蝎	398
第二十二章	重振旗鼓	415
第二十三章	茶英遇险	434
第二十四章	火眼金睛	455
第二十五章	丹心似火	477
第二十六章	出其不意	509
第二十七章	老子本姓天	524
第二十八章	引蛇出洞	551
第二十九章	山雨欲来	573
第三十章	秋夜惊雷	586

引子 竹海涛声

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长沙的“马日事变”，和最近发生在县城的端午节事变，这一阵又一阵的血雨腥风，接连猛扑过来，强烈地冲击着偏远的云岭山区。虽然，端午节也已经过去好些日子了，可是，这些事件在山里老倭心头引起的震惊和愤怒，就象那被山风卷起千顷怒涛的竹海，呼啸着，翻滚着，激荡着山山岭岭，一直没有平息过。

这天下午，太阳热得烤人。可是东南天际，乌云滚滚，铺天盖地般向山头这边涌过来。惶惶不安的过往客人们，望望天空，把挑着箩筐的扁担换个肩，加快步子，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努力向紫茶坪岭背爬去。一个个热得浑身淌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在这群过往客人中，有一个眉目清秀、身材瘦小、约摸十来岁的小姑娘，手握一根细竹竿，牵着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年男子，吃力地向岭背走来。那男子象是个说道情的盲艺人，肩上背着锣鼓乐器和一卷简单的行李，左手抓住小姑娘那根竹竿，右手用另外一根细竹竿敲击着山路两侧，两脚探索着路面，艰难地迈着步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汗水顺着瘦削的脸庞流下来，掉到他脚背上。

盲艺人用袖子擦了汗，问道：“菊妹子，累着了不？”

小姑娘回过头来望望她爹，懂事地说：“没有。爹，你小心走吧！”

盲艺人听得出，女儿本来清亮好听的嗓音，这会儿已经嘶哑了。他心头一阵酸楚，手里那根细竹子禁不住微微抖动起来。他苦笑一下，想说句什么，可是嘴唇动了几动，又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小姑娘倒没有那么多愁苦，她闪动着一对机灵倔强的眼睛，望望山路的尽头，忽然叫了一声：“爹，岭背上有人家！”

盲艺人布满愁云的眉头一展，高兴地说：“到了紫茶坪小店了？好了，离云岭不远了。上去歇口气，讨口茶吃。”

小姑娘也高兴起来，神往地说：“到了云岭外婆家，我就叫舅舅带我去看朱子炎！”一说到朱子炎这个名字，她的眼睛都发亮了。

盲艺人责备地说：“看你，伢妹子没大没小，记着，要喊朱总指挥！”

父女两人脚下的步子，比刚才轻快一点了，不一会，就爬上了岭背。这时候，岭背那家小店门口，已经有十多个挑纸赶脚的老倌，在松树荫里坐着歇凉。小姑娘望望小店，惊奇地说：“山顶顶上还有店呀？”

这是一家孤零零的小店。店门上方，横写着—行墨笔大字：“紫茶坪陈记杂货号”。年深月久，字迹已经退色，有的地方石灰已经跌落，露出里面的竹片，结上了蜘蛛网。这家杂货号，既卖南北杂货，又兼作小吃铺子，店面—侧是木板钉的柜台，上面摆着—排带盖的玻璃瓶，装着棒糖、麻饼、绿豆糕和大雪枣。柜里摆着山货和各种日杂用品。柜台外面则放着两张

桌子，是供给过往客人吃水酒的。端午节那天挂在门上的艾叶和菖蒲宝剑，早已成了一束干草。可是从端午节起，柜台上添置的一盆煮熟的咸鸭蛋，和一篮碱水粽子，天天都被过往客人买光。

要说这家山顶小店，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它里外上下，几乎全是竹子的世界。屋子上下，斗大的粗竹柱子，竹片编的夹墙，竹子横梁，连屋顶上的瓦，也是将粗竹一劈两片，俯仰盖成的。柜台里外，方竹桌子、竹靠背椅、长条竹凳、竹榻凉床，连盛水酒也用的是竹碗。出了小店，整个岭背上，除了几棵遮荫的大松树，和崖边几丛山茶树，远远近近全是高高低低的竹子。放眼望去，只见山岭沟壑，到处呼啸滚动着竹林的绿色波涛，简直成了一片竹的海洋。

在这样一片深山竹海之中，突然出现这家“紫茶坪陈记杂货号”，是有来由的。原来，这紫茶坪，座落在湘赣交界处的大为山的一条山梁上。大为山是罗霄山脉北段幕阜山的一大支脉，它南连中段的井冈山，北接天堑长江，象一道巨大的屏障，隔开了湘东和赣西。多少年，多少代，勤劳坚韧的穷老倌，硬是用自己的脚板，在这千山万岭之中，踩出了一条又一条的山路。这些山路象一根根细线，飘绕在群山叠峰之间，穿过密密的竹林，绕过陡削的山崖，跨过深深的山涧，把大山两边连接了起来。这紫茶坪正好在其中一条细线的中间。相传这个坪顶就是湘赣分界之处。到如今，坪顶一块石岩上，还刻有“东西吴楚”几个大字。由于风雨的剥蚀，字迹已经模糊了，字面上也长满了青苔，看不出是哪个朝代留下的。不过人们世代相传，都说这里是“湘赣交界顶，吴楚分水岭”。因为紫茶坪的

位置适中，两省过往客人到这里都太阳当顶，又累又渴，少不得在这坪顶大松树下歇脚乘凉。附近山里人家，收了山桃山梨，或者做了水酒凉粉，就到这里来摆个摊子，卖给过往客人，居然生意很好。后来，山里有户姓陈的财主人家，出了一位举人老爷，在外头做官任满回里，轿子路过此地，看见路旁小摊，突然心里一动，下轿停留了一阵，倚着松树东眺西望，手捋着胡子作了几句诗，兴冲冲地上轿走了。不久以后，就派一名石匠到“东西吴楚”那块石岩附近，找了一块大石，凿平石面，刻了一首诗。诗虽然写得不高明，可是在山里地方，也就够高深的了。那诗写的是：“看我嶙峋古老，开天劈地最早，紫茶姓就耳东，路人平安逍遥。”又过了些日子，附近山里老倌，就见到知县衙门的告示：紫茶坪乃陈氏祖产，他人不得侵占，谁若不信，紫茶坪岩石上有诗为证。总之，不到半年时间，这紫茶坪松树岗上，就建起了一座小店，名唤“紫茶坪陈记杂货号”。陈举人派了一个本家亲房，到这里来管店，又雇了陈氏宗族里名叫厚生的穷夫妇，到店里打杂。可是那个本家亲房，受不了山上的清淡寂寞，托故回去了，把小店交给厚生夫妻，自己就是按月来检查一番账目，把收入悄悄塞一些到自己的腰包里，把整笔的送到举人府上。举人老爷只要这棵摇钱树摇出钱来，其它倒也不屑细问。现在，举人老爷早死去多年，那首“紫茶姓就耳东”的诗，也因为石岩风化脱落不见了。厚生夫妇去世以后，这小店交给厚生的儿子大楠两夫妻照管。虽然换了一代人，大楠夫妻还得象爹妈那样，按月向如今做了槽东的陈大少爷交钱。大楠夫妻和他们爹妈一样，都是老实善良的做事人，对过往客人买卖和气，热心帮忙。热天采些消饭花、野茶

叶，泡上一桶凉茶，放上一个竹管，让口里冒烟的过路人解解渴；冬天劈些干竹片子，背风烧上一堆火，让走热了的过路人歇下来烤烤，不至在山风中冻出病来。日子久了，这陈家小店在远近一带山里，还着实出了名呢。特别是到了一九二六年，也就是民国十五年九月间，北伐军从湖南打到江西的时候，紫茶坪东面山里的云岭，有位年轻的造纸工人，名唤朱子炎，在共产党领导下，办起了纸工会和农协会，组织了工农义勇队，配合北伐军打下了山下的板桥镇，又打下了县城，成了远近赫赫有名的农民运动的先锋。这么一来，进出云岭必须经过的紫茶坪，也就更热闹出名了。

小姑娘牵着她爹走到店外，头一眼就看到了店门边上一把空着的竹椅子。她把她爹牵到松树荫里站住，转身端过椅子放到她爹手边，让她爹坐下。一转身，她又看到了店门另一边那个茶水桶，连忙过去用竹管舀起一管凉茶，拿来塞到她爹手里，说声：“爹，茶！”

盲艺人除下头上的斗笠，把身上的行李乐器放到脚边，接过竹管，一口气喝了个干，长长透了口气。小姑娘这才拿过竹管，过去舀了一管水，咕嘟咕嘟往喉咙里灌。看那样子，早已是渴不可耐了。她喝完茶，放好竹管，回到她爹身边，拿起斗笠当作扇子，轻轻给她爹扇着风。

盲艺人心疼地说：“菊妹子，你也坐下歇歇。”说着从小姑娘手里拿过斗笠，给女儿扇着。

小姑娘转身搬过一个小竹凳，坐在她爹旁边，一边用手揉着走肿了的小腿，一边用一对黑亮懂事的眼睛，打量着树荫下的人们。

在树荫下歇凉的这伙挑纸赶脚的老倌，刚才正带着惊惶和气愤的口气在谈着什么，见到盲艺人父女俩走来，顿时停下话题，一齐注视着他们。看到这父女俩相依为命的样子，特别是小姑娘对瞎子爹细心关切的一举一动，老倌们不由得感动起来。其中有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取下嘴里那根竹脑壳烟杆，装上一脑壳碎烟叶子，走过去塞到盲艺人手里，同情地说：“瞎子先生，吃口烟吧！”

盲艺人忙不迭地接过来，说：“多谢，多谢。老先生，府上是……？”

花白胡子老人听了，笑了起来：“挑纸挣脚钱的，府上是烂猪窝。”说着，又放低声音：“听你口音，好象从县城来的。听说，眼下县里很不太平？”

盲艺人点点头：“县城里活不下去了，到山里来投奔你妹子她外婆家。”说着深深叹了口气：“若不是她妈留下这么一个苦命根子，我也早就不想在这世上受煎熬了。好容易熬到去年秋，世道才变得好起来。没想到，眼下又……”说到这里，盲艺人的话又突然停住了。

小姑娘的眼睛盯着柜台上的粽子和咸蛋，碰碰她爹说：“爹，有粽子，还有咸蛋卖哩！”

盲艺人说：“妹子，再熬一熬，到了外婆屋里，就有吃啦！”

小姑娘点点头，咽了咽口水，把恋恋不舍的目光从柜台上收回来，低头揉着自己红肿的小腿，不作声了。

这时候，店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来，中等身材，面目端正，穿着一身补了补钉的竹布褂裤，光着一双大脚，干净利索之中透出几分精明能干的气概。她便是大楠的堂客陈嫂。她手里

握着两个咸蛋，提着一挂四个小碱水粽子，走到小姑娘身边说：“细妹子，饿了？来，这咸蛋和粽子，你和你爹吃了吧！”

小姑娘抬起头来，愣住了。

盲艺人慌忙说：“依嫂，实不相瞒，我身上分文无有。”

陈嫂说：“把孩子饿坏了，还作什么礼！这点东西，不收钱，算我的！”

花白胡子在一旁慨然说：“依嫂，我这里还有几个铜板，给他们爷女俩再来这么一份，算我的！”

盲艺人瞎眼中突然涌出两行眼泪，说：“这，这，这……菊妹子，快给你这些好心的公公、婶子磕个头！”

小姑娘捧着粽子和咸蛋，刚要抬起身来，陈嫂一把按住说：“咳，这算什么……如今，农协会不兴这个啦！”

盲艺人心里一动，轻声问道，“农协会？这里农协会还行时？”

可是，陈嫂已经转身进店拿粽子咸蛋去了。花白胡子掏出口袋里那几个铜板，数数还差一个，也转身向赶脚的伙伴们走去。等老人再回到盲艺人跟前的时候，父女俩已经把手里的咸蛋粽子咽进肚子里去了。

盲艺人吃了粽子，来了精神，向左右拱拱手说：“难得公公和依嫂好心，苦命瞎子无以回报，就给列位唱上一段道情吧！菊妹子，把家伙摆起来！”

挑纸赶脚的老倌们听说盲艺人要唱道情，一齐围了过来，带着几分好奇的神情望着小姑娘摆开锣鼓家伙。小姑娘把个三尺来高的木架子放到盲艺人膝前，在架子上挂起锣鼓铜钹，结好绳子，又将一把二胡交到盲艺人手里。那盲艺人双脚伸

到木架下的两块踏板上，轻轻踩动几下，绳子牵动小槌，锣鼓铜钹顿时就敲出一串有节奏的和谐好听的声音。挑纸的老倌们大为惊奇，互相望望，发出“啧啧”的惊叹声。

盲艺人调调琴弦，试准了音，然后问道：“列位想听段什么？乾隆皇帝下江南或是梅龙镇游龙戏凤，怎么样？”

陈嫂正拿着一挂粽子和两个咸蛋，一手还端着一竹管茶水过来，忙说：“呸！那个皇帝老子吃饱了饭没事，跑进我们开店人家找野老婆，不听不听！有什么新段子唱来听听才好。”

盲艺人听了，静默了一会儿，没有回答陈嫂的话，却小声对小姑娘说：“菊妹子，看看这周围贴得有告示不？”

小姑娘站起来，闪动着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向四处墙上张望。

陈嫂和花白胡子等人都莫名其妙，互相望望，十分惊奇。

小姑娘看到墙上挨着贴有几张墨笔写的告示，连忙对她爹说：“有，有两三张哪！”

盲艺人动问道：“请问公公倌嫂，那告示上说的什么？”

陈嫂说：“说的不准谷米出境，增加纸工工资，开办平民银行的事。”

盲艺人点点头：“落的谁家官名，盖的谁家大印？”

陈嫂说：“盖的云岭乡农民协会大印，落的是云岭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兼纸工会委员长，工农义勇队总指挥朱子炎的大名。”

盲艺人又点点头：“朱子炎？刚才进山的时候，我菊妹子看到山坳上有刀兵放哨，那是谁家队伍？”

花白胡子说：“我也见了。那是云岭工农义勇队的守望

哨，一向就有的。”

盲艺人颤声道：“这么说，这里还是农会的天下，不怕国民党的清党委员会？”

陈嫂说：“是罗！”

盲艺人又问：“这里的人都听朱头领的？”

陈嫂惊奇地：“朱头领？”

盲艺人尊敬地说：“就是刚才说的工农义勇队总指挥朱子炎、朱头领！”

陈嫂笑了：“你是说竹伢子呀？当然听他的，他是这一带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不是么子头领哟！”

盲艺人也笑了，说声：“好！那我就唱个新段子，名唤‘朱子炎大闹紫茶坪’。说的是当年朱子炎拦路救茶英，巧遇共产党的故事……”

花白胡子和众人这才明白盲艺人刚才追问告示的原因，一齐笑了。

花白胡子说：“人说十个瞎子九个精，果真不假。道情先生你眼睛虽然不便，可心里明白呀！”

盲艺人说：“惭愧！惭愧！这是棍子头上学来的呀。”

小姑娘在一旁插嘴说：“前日在县城里，我爹正唱这个呢，叫人家打得好凶哟！”

“哦？”众人一齐惊讶地说。

盲艺人摇摇头说：“唉，不要提起。我这个段子快唱了半年了。端午前到外县，唱了两个月，前天下昼才到县城。也是我一时大意，没有问问时局，摆开家伙就唱了起来。没想到，这一下闯了大祸！”

挑纸的脚伏当中，一个年轻后生子性急地说：“咳，就是端午节上昼出的事，县城里国民党翻了脸，打了总工会、县农协，还捉了不少共产党！”

花白胡子老人也接上说：“是喽，我家大崽昨日从县里过，还看到么子清党委员会的告示，明白写出要捉拿共产党，名单当中就有朱子炎。你还去唱他，岂不是老虎嘴上去擦毛？”

盲艺人苦笑了一笑说：“怎么不是？刚唱不一会，菊妹子就拉拉我的衣服，说听的人慌着走哩，有一伙枪兵过来了，神气可凶哩。我还没有理会过来，就挨了一顿……”

小姑娘眼里冒着火，忿忿地说：“那些枪兵拿枪把子打我爹，把锣鼓架子扔掉，把胡琴摔得老远，把我爹唱了两个月的钱统统抢走。还说我爹是共产党，跟朱子炎一伙的，要抓到班房里去坐老虎凳，杀头！”

盲艺人点点头说：“好得我菊妹子，钻进人堆里头，忽然用尽气力高喊了一声：‘朱子炎来了！义勇队进城了！’那伙枪兵回头一看，当真街头上有一队背大刀的人向这边跑过来，吓得枪兵连忙向横街里逃。有个草药先生捡起我的家伙塞到我手里，叫菊妹子牵着我躲进了他的草药铺，又指点我父女俩从后门小路上了山，总算逃得一条性命！”

众人听了，一齐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小姑娘，连声夸道：“细妹子，看不出你小小年纪，倒有托天的胆子！”

小姑娘红着脸说：“是那个草药先生把我悄悄拉到人堆里去的，是他叫我这么喊的。那些枪兵一听朱子炎的名字，就吓得跟兔子一样，跑得才快哩！”她说着，忍不住欢快地笑出声来。

性急的后生子连忙问：“真是朱子炎吗？”

盲艺人笑笑说：“不是。草药先生说，那一伙拿刀的是县城大户养的团勇，到处抓人抢劫。不过肩上背的也是大刀，猛一看，跟朱子炎的义勇队有点相象罢了。”

花白胡子和赶脚老倌们都笑了。

盲艺人感慨地说：“这真是朱子炎威名震四乡，豺狼听了心发慌。我父女托他这个名字的福，脱了身，可是有家难回。我菊妹子说：爹，我们到云岭舅舅屋里去吧，那里有义勇队，不怕枪兵！你唱朱子炎，就没人敢打你了！”

陈嫂喜爱地摸摸小姑娘的头发，向盲艺人说：“道情先生，到了这里，你就放宽心唱好了。朱子炎大闹紫茶坪，救茶英，巧遇共产党的特派员，那是一年多前的事，我亲眼看见的。”

小姑娘眼里闪着惊奇的亮光说：“你亲眼见到了？真的？”

陈嫂笑笑说：“当真，就在我们小店门口，就在这个地方嘛！”

盲艺人说：“哎哟，这可成了鲁班门前耍大斧了，见笑，见笑！”

陈嫂说：“咳，你这位道情先生就是礼多。快唱罗，眼见的事，再听你一唱，就格外有滋味哟！”

她说着，端过一张凳子，放在盲艺人对面坐下。挑纸的众人也纷纷拿过扁担，围坐在一旁。

盲艺人端起竹管，喝了几口水，又拉了几下琴弦，然后静默下来。片刻之后，他突然手脚齐动，顿时鼓钹大作，弦声急骤，合奏出疾如山风般的乐声。过了一会儿，弦声和鼓乐逐渐缓和下来，又如山泉潺潺。盲艺人这时神情庄重，精神焕发，

同刚才那个疲惫无力的瞎子先生完全换了一个人。

盲艺人将鼓钹暂停，把胡琴拉了一个动听的过门，放开嗓门唱了起来：

紧打锣鼓慢拉弦，
道情一曲唱起来。
不唱列朝英雄汉，
表表云岭朱子炎。
不唱他，领头放槽斗财东，
不唱他，一把柴刀闹串连，
不唱他，带队痛打北洋兵，
先唱他，路救茶英作开篇。

瞎子先生有着一副浑厚有力的好嗓音，一口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赣西方言，配上那湘东赣西一带特有的道情曲子，一下子就把陈嫂和花白胡子等人吸引住了。小店门口，人们一声不响地注视着盲艺人，听他接着唱下去。

子炎自幼受贫寒，
口含黄连苦熬煎。
北风彻骨浪纸浆，
夏日炎炎去作田。
苦竹虽苦骨气硬，
脚踩黄土头顶天。
这一天，子炎扛竹过茶坪，
只见那，许家族勇挤店前，
一边是，人声鼎沸哭声高，